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日記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中書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日記卷十

明　王樵　撰

旅獒

正義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孔氏曰犬高四尺曰獒以大為異○朱子曰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諄諄告之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

惟克商至用訓于王孔氏曰九八言非一○吕氏曰創

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為謹終于示後嗣則為謹始○張氏曰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夫君心之非何自先見而格之乎及讀旅獒然後知古之大人其事君也猶子之事父母也同氣而異息同心而異體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于其喜怒哀樂寒煖燥濕之節莫不先設而預調之故其親不至于有不康大臣之于君心亦猶是也予於旅獒得大臣格心之義故表而出之

曰嗚呼明王慎德至惟服食器用真氏曰明王敬謹其德豈欲四夷之我賓哉而賓貢乃不求自至然其所獻惟服食器用而已無他玩好也○正義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瑶琨篠簜供器用也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至惟德其物真氏曰王乃以其物錫異姓之諸侯以示德之所致俾無廢其所職若寳玉則分于同姓之國以布親親之恩于是人不以物視物而以德視物受其賜者不敢慢易而各思勉其

德焉○禮有異姓庶姓異姓王之甥舅庶姓與王無親同姓則伯叔之國也○金氏曰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繁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為重爾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獒之為物上下皆非所以為德矣○林氏曰肅慎氏

之矢夏后氏之璜諸侯之子孫世守而不失貴其德也
不然是亦璜與矢而已何足貴哉
德盛不狎侮至罔以盡其力此下歷以謹德之事戒王
也○真氏曰有德者必敬敬則不狎侮召公先言謹德
至此又以狎侮為戒蓋不敬乃敗德之原故也○張甬
川曰人以私交于我吾從而應之是與相比昵也非狎
侮乎古之帝王志以道寧言以道接無一毫自私狥物
之心焉是故不狎侮亦不以狎侮于人此所謂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者非德盛其孰能之○金氏曰君子小人以位言德至于盛必無狎侮之失狎侮君子是不以禮使臣也君子必遠引而不得其輸忠矣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小人必難保而不得其效力矣○新安陳氏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爾安能得盡其力必如文王感民子來方為盡其力須玩味人與其字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真氏曰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茍非心有所主未有不反為耳目所役者故必使耳目聽命于心而後可也心得其職則百度正

○昭元年左傳子産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為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

言瀆政體亦為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至言以道接真氏曰玩人喪德即所謂狎侮也玩物喪志即所謂役耳目也○王氏龜齡曰玩人則以驕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蘇氏曰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真氏曰凡人于物所不可無若躭玩不舍則喪志矣謝上蔡舉史文成誦程子猶以此箴之惟以道義養心則志不為物所移故曰志以道寧○金氏曰心苟玩物則

役于耳目之慾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喪志志以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言以道接○按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示以內外之交養尤謹德之要也志不妄發當安于道言不妄受當接以道道即所謂百度之貞是也志有定則有以審人言之是非此存中所以應外也言有擇則不為側言改厥度此制外所以養中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孔氏

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正義曰無益多矣非徒遊觀而已異物多矣非徒奇巧而已○漢景帝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者也夫布帛以為溫而貴纂組之華械器以為用而尚雕鏤之巧誠不以用亦秖以異不過以悅人之觀美而已人主之好尚如是則有益之事為所妨廢何以成安養之功漢文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至哉

斯言可以真見異物遠物之不足貴矣彼為大宛善馬
而勞師萬里以求之者誠何心哉貴之者亦以其異匪
以其用也用非所貴貴非所用則侈用傷財下日趨于
淫巧而饑寒之所由生也民何以足哉○晉惠公與秦
人戰乘小駟而敗見獲于秦小駟鄭出也是非其土性
不習于用也○周穆王伐犬戎得白狼白鹿以歸荒服
因以不至○夫犬馬非其土性與珍禽奇獸之屬其為
物至微而人主或好之者以其瓌異來自殊方而貴之

也此心一啓不惟内非所以謹德而亦使人得而窺之反以携遠人嚮化之心矣故不寳遠物則遠人格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至此又因寳物之戒而歸重于寳賢之意所寳惟賢正與上五不字相形而遠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夫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九譯而至何補于事哉此一段凡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寳惟賢發一惟字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實非其實邇人且不

安則切言之矣○程子曰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珍禽奇獸寶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無不可致葢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至功虧一簣孔氏曰言當夙興夜寐常勤于德輕小毁大故君子慎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

日昃慎終如始○正義曰古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末路之艱難也○按呂氏謂此即謹德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勤故德無微而不謹若謂功德已盛而夙夜之間或暫有止息焉則有乘其間而入之者矣為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累而一事不謹即能為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乃為得之又云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最得經旨勿以受獒之事為小當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蓋必無所不謹猶之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見

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矣又曰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乎一簣聖人之心無窮也○真氏曰武王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為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葢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行失則全體皆失亦猶一簣虧而全功俱虧也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按首告以慎德後戒以喪德累德聖賢于一事之幾即兢兢如此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允迪茲指夙夜罔或不勤而言也如此則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不然有投其間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唐太宗玄宗德宗憲宗初年末路觀之可見

金縢

正義曰成王得周公策命之書史敘其事乃作此篇非周公作也鄭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然則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既克商二年至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敬共相聽于卜筮故名穆卜穆卜者僉卜之名周公不欲穆卜故自以為功而密禱于天也○二公之卜須動朝廷之禮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周公因二公之言而有悟于心以為必須卜則無煩二公此乃我之事耳蓋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連于祖考為天下為兄迫切丐貺于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之身非周公誰宜任之非周公誰敢

言之此周公所以自任為巳之事也○臨川吴氏曰古禮凡扵逺祖之無廟者及宗子去其宗廟而在他國者及支子雖在本國而扵禮不得入廟者或有禱告必須墠地為壇以棲祖考之神周公文子為臣故不敢告于廟而為壇以告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植古置字置璧于三王之坐以禮神秉珪周公自執桓珪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至我乃屏璧與珪此告神之辭也元孫某正義曰本告神云元孫發泰誓牧誓皆不

諱發此獨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謂成王開匱得書讀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因之按此諱名為某之始遘厲虐疾吕氏曰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丕子元子也武王為天元子三王有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請以旦代之旦能仁順祖考多材藝可役使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藝不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而元孫任大責重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使四方之民無不祗畏是其生則所繫于天下者尚有無窮之事未可以死故歎息言三王當無墜失天之降寶命庶我先王之宗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天下初定民心易揺武王而死則事未可知是寶命之墜不墜繫武王之身存不存也武王一身下則子孫黎民所頼以安定上則先王廟祀所頼以依歸三王若不任其保護之責而使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感動三

王最在此數語三王純孝也縱曰無意于爾子孫其能無意于先王乎○元孫不若旦非周公自誇而貶武王葢欲代其死不得不然言武王不救則天命墜宗社亡非過為危言理勢實然也後來王崩在定商八年後三監之變尚如此況克商二年乎○先王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也先王建邦啓土稱先王可見○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蘇氏曰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

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所以疑者以巳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項氏曰金縢之書本無可疑而説者多疑之葢謂死無可代之理殊不知此特後世之人自不能行而行之者又不出于誠是以不能動天爾桑林之禱六事自責是湯以身代百姓也雲漢之詩寧俾我遯是宣王以身代百姓也而上天皆為之變動自古匹夫以一念之誠上動天意者何可勝數況武王之興天所眷佑周公之聖天所賦與因天感天其

有不動者乎○孔氏曰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蔡氏曰俟命俟武王之安也

乃卜句三龜一習吉至翼日乃瘳孔氏曰習因也三龜一相因而吉○正義曰雖三龜並卜兆有先後後者因前故云因也又曰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于匱啓匱以籥見其占書乃幷是吉未見占書已知是吉者卜有大體見兆之吉凶粗觀可識故知吉也○

籥鑰通即今鎖也○公視兆曰兆體如此王其無害因卜兆而知三王之許我故言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是圖即定爾子孫于下地是也周公為周室謀者在此武王無害公自謂得永終之玆歸惟俟三王之能念我一人使之安而已一人武王也○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于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語之乎程子曰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也而欲敬其事故若此

乎○古者有大事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册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册亦周家占人之常職非周公始為之也前乎此周公卜而啓籥見書後乎此成王欲卜而啓金縢皆此匱也○問周公代武王武王以有瘳有此理否尹子曰盡周公之誠意而已然有瘳乃感應也○林氏曰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為也○朱子曰既克商二年至王

翼日乃瘳此叙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至不利于孺子朱子曰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經世紀年武王巳巳嵗即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成王方十三嵗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金氏曰按文王世子篇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夫年之短長命也父豈能與其子且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

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
焉當依竹書紀年按記之言誠如金氏所辯但中庸云
武王末受命無逸云文王受命惟中身享國五十年而
武王其長子則武王受命之年亦非蚤矣竹書之言亦
未足信也○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奉湯祀而使管蔡
霍叔監其國三監在其國陰造不利之言使播之于周
故曰流言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至王亦未敢誚公金氏曰

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侲唯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从辵从井皆避之義○越絶書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又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孔氏曰辟法也董銖問此辟字與蔡仲之命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

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朱子曰辟字當從古注說又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得董叔重書亦辯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項氏曰孔氏謂

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于天下哉鄭氏謂辟讀為避居東則避之也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葢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于上國人疑于下周公茍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于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葢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

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為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于下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周公于是自作鴟鴞之詩極道家國之艱難心迹勞悴以冀王之察已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為非者葢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者故成王之心雖欲非之亦無所據而發也○金氏曰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

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以有二公在焉爾朱子後與蔡沈書當為定論○按伐柯九罭狼跋三詩皆周公居東之詩也狼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言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重自得如此蓋周公居東待罪而不失其常度故詩言如此使居東為東征則又何狼跋之云碩膚之孫乎○金氏曰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覺武庚之必叛王室之必揺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權

任間三叔朱子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兄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唆武庚書大傳曰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周公見疑矣請舉事則蹢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王言之為鳥言以自喻或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毋毀我室謂勿更搖動我周家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儆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

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惑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按鴟鴞四章蓋極道武庚之情武庚之情既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緒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此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皆謂此也武庚雖包藏此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從而發哉不

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為所扇惑詩之所謂既取我子者指此也三監為武庚所取欲動揺周室而不間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其不反實姦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以當去之義而避位以去之周公自處之義則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最為得之乃若國事之重則

有二公在焉固不嫌于無所托而輕委之以去也既去而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葢姦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詐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决然遂以公為是而亦未敢誚公為非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已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覆我周室其禍不在周公之身而

已也王雖或已知周公之無他而或未足以及此故周
公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武庚若起
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鴟鴞詩今
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而東征在後又其明證也雖
朱子之解亦未得詩意葢緣尚仍孔氏說未及追改亦
以為武庚管蔡既誅之後之詩也使武庚管蔡既誅之
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豈區區之

詩所能回豈自述其勤勞所能感動哉周公之東征也邦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周公尚且諄諄化誘使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況于流言之初討罪大事不出王意而遽可動乎以大誥攷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豈不又明甚哉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等事皆關聖賢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故悉辯之

秋大熟未穫至歲則大熟蔡氏曰秋大熟繫于二年之

幸而三監者入其機械之中爲所扇惑詩之所謂既取我子者指此也三監爲武庚所取欲動揺周室而不間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處之義其不反實姦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以當去之義而避位以去之周公自處之義則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最爲得之乃若國事之重則

有二公在焉固不嫌于無所托而輕委之以去也既去而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東二年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盖姦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然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决然遂以公為是而亦未敢詒公為非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已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覆我周室其禍不在周公之身而

已也王雖或已知周公之無他而或未足以及此故周
公曰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武庚若起
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鴟鴞詩今
在東山之前是貽詩在前而東征在後又其明證也雖
朱子之解亦未得詩意蓋縁尚仍孔氏說未及追改亦
以為武庚管蔡既誅之後之詩也使武庚管蔡既誅之
後成王尚未知周公之意則王心之蔽深矣豈區區之

詩所能回豈自述其勤勞所能感動哉周公之東征也邪君御事有艱大之疑周公尚且諄諄化誘使其心了然無疑而後誕以爾東征況于流言之初討罪大事不出王意而遽可動乎以大誥攷之東征出于王命也明甚東征出于王命則在迎歸之後豈不又明甚哉此與微子抱祭器歸周等事皆關聖賢大節而傳記異辭不無害教故悉辯之

秋大熟未穫至歲則大熟蔡氏曰秋大熟繫于二年之

後則成王迎周公歸葢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朱子曰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蔡氏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葢不知也史及百執事即前日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王問之皆謂信有是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公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

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孔氏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按成王于是大發悟雖因得書而其機又在鴟鴞之詩史氏記貽詩于先益見此也○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

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前云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後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葢為風所偃者既反風則禾盡起其為大木所偃者不能自起故命邦人盡起而築之起而築之以禾言而木在其中

按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凡居攝踐阼及誅管蔡之謗傳皆可以不辯而明以旦代某之身一為周家

大業一亦為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疾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三爾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一德保傅成王輔翼王室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不知其他而豈知管蔡之不平于旁武庚之伺釁于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引避不待周公而能然不可謂周公無事乎此也周公之處此上為王室之慮下明

後則成王迎周公歸葢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朱子曰東征三年非二年也○蔡氏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葢不知也史及百執事即前日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王問之皆謂信有是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公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言者非

是○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孔氏曰本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之按成王于是大發悟雖因得書而其機又在鴟鴞之詩史氏記貽詩于先葢見此也○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而此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迎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

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前云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後云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葢為風所偃者既反風則禾盡起其為大木所偃者不能自起故命邦人盡起而築之起而築之以禾言而木在其中

按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凡居攝踐阼及誅管蔡之譌傳皆可以不辯而明以旦代某之身一為周家

大業一亦為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疾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三爾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一德保傅成王輔翼王室以身任天下之重而不知其他而豈知管蔡之不平于旁武庚之伺釁于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引避不待周公而能然不可謂周公無事乎此也周公之處此上為王室之慮下明

臣子之節其道皆前定而其意深矣或以成王終不悟爲疑蓋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假如天無風雷之變成王未迎周公之前武庚若叛周室大臣必奉王命以誅之矣不待周公也天理人事不間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已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在周公之所可自盡者不過如此至于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凡過爲周公疑又欲爲周公避而惜

其不幸者皆未足以知聖人之事者也

大誥

成王既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吕氏曰叛者三監武庚爾何必大誥多方葢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亂恐牽引不止于此故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諭告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也○金氏曰三監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

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監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是以相挺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殆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故邦君御事以事勢之艱大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

言矣抑篇中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親親恩也誅之天下之大義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間周公欲以亂國故成王不得不誅之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而已矣

臣子之節其道皆前定而其意深矣或以成王終不悟為疑葢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假如天無風雷之變成王未迎周公之前武庚若叛周室大臣必奉王命以誅之矣不待周公也天理人事不間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已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在周公之所可自盡者不過如此至于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凡過為周公疑又欲為周公避而惜

其不幸者皆未足以知聖人之事者也

大誥

成王既迎周公歸三監武庚遂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爾何必大誥多方益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亂恐牽引不止于此故大誥諭之人心有定則變無由生也○真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諭告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也○金氏曰三監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

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監之叛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是以相挻而起以秦漢之勢言之殆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故邦君御事以事勢之艱大欲違卜自守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

言矣抑篇中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親親恩也誅之天下之大義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間周公欲以亂國故成王不得不誅之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而已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至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書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傳之則稱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稱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辭或當時誥命如後世制詔之類也猷發語辭孔氏以為順大道以誥天下則後篇猷殷王元子為告何道邪弔恤也猶詩弗弔昊天之例歷歷數也服五服也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延也大思我幼冲之人嗣承大業使懵于事理弗能造哲以導

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況言其能至知天命乎格知天命謂承天眷而延歷服於無窮也造哲迪民康謂眼前事理之當盡者指討叛而言成王意謂討叛安民目前事理明甚于此尚昧而不能決則何以仰承天眷而嗣守基業于無窮乎此數言大意已盡下復反覆以諭之○古人所謂哲者明于事理之所當然而已矣率寧人有指疆土即造哲迪民康者也至于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則不止為造哲迪

民康而格知天命于人事之中為哲之至者矣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至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語終
而未終之辭令秦人語猶然言予惟小子未更于事當
此禍變若涉淵水而兢畏之深也雖畏之之深寧可以
難自阻而不求其攸濟之道邪亦惟敷布國家之典章
法度增益開大前人所受之命以不忘武王之大功可
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明法度恢前功于是乎在予
豈敢閉于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二敷字與下一閉字

相對看責也前人受命也所當敷故欲敷之以不忘前人之功天之威用所不可閉也故不敢閉之而必申天討之義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精彩所存故謂之責若不能施于所當施法紀不明無以示四方非所以敷責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者也今武庚敢挾其喪亡之餘伺我王室之釁妄謂天命可圖則非所以敷前人受命也夫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今幾何時若無敷揚振起氣象是委之地下故敷責敷前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至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王若曰者成王之言作書者述其大意凡成王之命而周公傳之則稱周公曰王若曰其止稱王若曰者或史臣之辭或當時誥命如後世制誥之類也猷發語辭孔氏以為順大道以誥天下則後篇猷殷王元子為告何道邪弔恤也猶詩弗弔昊天之例歷歷數也服五服也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延也大思我幼冲之人嗣承大業使懵于事理弗能造哲以導

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况言其能至知天命乎格知天命謂承天眷而延歷服於無窮也造哲迪民康謂眼前事理之當盡者暗指討叛而言成王意謂討叛安民目前事理明甚于此尚昧而不能決則何以仰承天眷而嗣守基業于無窮乎此數言大意已盡下復反覆以諭之○古人所謂哲者明于事理之所當然而已矣率寧人有指疆土即造哲迪民康者也至于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則不止爲造哲迪

民康而格知天命于人事之中為哲之至者矣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至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已語終而未終之辭今秦人語猶然言予惟小子未更于事當此禍變若涉淵水而兢畏之深也雖畏之之深寧可以難自阻而不求其攸濟之道邪亦惟敷布國家之典章法度增益開大前人所受之命以不忘武王之大功可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明法度恢前功于是乎在予豈敢閉于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二敷字與下一閉字

相對看責也前人受命也所當敷故欲敷之以不忘前人之功天之威用所不可閉也故不敢閉之而必申天討之義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精彩所存故謂之責若不能施于所當施法紀不明無以示四方非所以敷責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者也今武庚敢挾其喪亡之餘伺我王室之釁妄謂天命可圖則非所以敷前人受命也夫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今幾何時若無敷揚振起氣象是委之地下故敷責敷前

人受命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益典章修明
基業開大則四海永清之烈萬年一日也或曰賁大也
敷賁猶言用宏兹賁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兹蠢稱武王爲寧王又曰寧武
蓋當時語也大寶龜所謂國之守龜也介紹所以傳人
之意龜爲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
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龜也大艱大難也西土對東
方諸國而言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

有此兆言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能靜天時有變人事艱虞之會故曰大艱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曰不靜鄭玄謂西人亦有騷動者妄也夫武庚未叛西土方晏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蓍龜者也及此果蠢然而動將言卜伐武庚之吉故先言此以見卜之有驗而不可違也○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不疑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至反鄙我周邦腆厚誕大敘緒疵瑕也言武庚以殷餘小腆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國有三叔瑕隙故敢言我將復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三監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為已利乎蓋一時為所誘惑特未悟爾元吉與建成圖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爾此武庚之謀也呉楚七國舉兵而向漢以鼂錯為辭漢為之誅錯而兵不罷詰之者曰此其意不在錯也反者語塞

成王討武庚亦猶是也

今蠢今翼日至朕卜并吉今蠢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于時日之多也民之賢者十夫見其衆也來翼佐我以往撫定寧武之圖功寧武圖功即寧考圖功也後云敉寧王大命語意同此言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吉即所謂三龜一習吉也蔡傳讀敉寧為句武圖功訓武為繼似牽強○欒武子以三卿

人受命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益典章修明基業開大則四海永清之烈萬年一日也或曰賁大也敷賁猶言用宏兹賁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至越兹蠢稱武王為寧王又曰寧武益當時語也大寶龜所謂國之守龜也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龜也大艱大難也西土對東方諸國而言此益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

有此兆言將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能靜天時有變人事艱虞之會故曰大艱東方有亂西土奔命故曰不靜鄭玄謂西人亦有騷動者妄也夫武庚未叛西土方晏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蓍龜者也及此果蠢然而動將言卜伐武庚之吉故先言此以見卜之有驗而不可違也○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不疑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緒至反鄙我周邦腆厚誕大叙緒疵瑕也言武庚以殷餘小腆之國大敢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因知我國有三叔瑕隙故敢言我將復殷祚而反鄙邑我周邦也三監雖愚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為巳利乎葢一時為所誘惑特未悟爾元吉與建成圖世民去世民則取建成易爾此武庚之謀也吳楚七國舉兵而向漢以鼂錯為辭漢為之誅錯而兵不罷詰之者曰此其意不在錯也反者語塞

成王討武庚亦猶是也
今蠢今翼日至朕卜并吉今蠢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
明日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于時
日之多也民之賢者十夫見其衆也來翼佐我以往撫
定寧武之圖功寧武圖功即寧考圖功也後云敉寧王
大命語意同此言人事先應大事戎事也人謀既從卜
又并吉所以為美并吉即所謂三龜一習吉也蔡傳讀
敉寧為句武圖功訓武為繼似牽强○欒武子以三卿

為主不與楚戰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
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邦君御事
之曰艱大者所謂衆不必常是者也從善以十獻為主
可謂衆矣蓋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
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
矣雖不卜亦可決況卜三龜而幷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至王害不違卜按始而三叔流言武
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武庚脅之也當時三叔必為

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可知意亦必有所托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釁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宫邦君室爲言

肆予冲人永思艱至寧考圖功造爲卬我也沈括謂秦語平音故呼我爲卬恤憂毖勞也言爾以艱大沮我肆予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其如四國允蠢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民康乃憫人窮者之所汲汲而可以艱大止邪我之所爲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

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大也奚可畏其大而不為也天實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艱也奚可畏其艱而不為也我固不遑自恤以義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寛我之憂勉我之事而乃反以艱大沮我無乃非人臣之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至弼我丕丕基以卜為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則卜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今也卜伐武庚而吉是帝既命

伐之矣其敢廢乎故即先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天明即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丕丕基業者惟茲卜也其可違哉上釋艱大此釋違卜○天明說見上文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至攸受休畢閟閉也極卒與畢皆終也圖事圖功自其所經營者謂之事自其所成者謂之功攸受休天休也寧人十亂之屬當時謂武

為主不與楚戰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
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議之主也邦君御事
之曰艱大者所謂衆不必常是者也從善以十獻為主
可謂衆矣葢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
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
矣雖不卜亦可决况卜三龜而幷吉乎
肆予告我友邦君至王害不違卜按始而三叔流言武
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武庚脅之也當時三叔必為

戎首其舉兵之辭雖不可知意亦必有所托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釁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宫邦君室為言

肆予冲人永思艱至寧考圖功造為卬我也沈括謂秦語平音故呼我為卬恤憂毖勞也言爾以艱大沮我肆予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其如四國允蠢害及鰥寡之可哀何造哲迪民康乃憫人窮者之所汲汲而可以艱大止邪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

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大也奚可畏其大而不為也天實以其甚艱者投于我之身而役之以圖艱也奚可畏其艱而不為也我固不遑自恤以義言之爾邦君御事誠當寛我之憂勉我之事而乃反以艱大沮我無乃非人臣之義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至弼我丕丕基以卜為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則卜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今也卜伐武庚而吉是帝既命

伐之矣其敢廢乎故即先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天明即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丕丕基業者惟兹卜也其可違哉上釋艱大此釋違卜○天明説見上文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至攸受休畢閟閉也極與畢皆終也圖事圖功自其所經營者謂之事自其所成者謂之功攸受休天休也寧人十亂之屬當時謂武

王為寧王因謂其臣為寧人也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即所謂考翼者逮事武王克商者也又專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閟勤勞我者乃我成功之所也予敢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乎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棐忱輔人之誠信也言龜從雖可以即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辭冀其僉同之應而民

獻十夫以為可伐則天棐忱之辭考之我民而可見矣言天雖無言而民言之公即天意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之圖功是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勤勞我民如人之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是畢乎此章三言天三言予葢謂天意如此我安敢不如此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葢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葢互言之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

為事而成功于時受休于天者今適不幸有武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矣不訖事之咎誰則執之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解乎○書中言棐忱者非一不可異解蔡傳云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

王曰若昔朕其逝至卬救寧王大命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日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以築室喻又以農喻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

有後不棄基乎我其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安寧王之大命乎○以底法與菑喻武王之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纔定基緣之未降種儘有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此承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又取喻而深切言之假如有田菑而不播播而不穫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構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與不終休畢與不畢

王爲寧王因謂其臣爲寧人也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即所謂考翼者逮事武王克商者也又專呼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武王創造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天之否閟勤勞我者乃我成功之所也予敢不極卒寧王之圖事乎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棐忱輔人之誠信也言龜從雖可以即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辭冀其僉同之應而民

獻十夫以為可伐則天棐忱之辭考之我民而可見矣言天雖無言而民言之公即天意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之圖功是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勤勞我民如人之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之休是畢乎此章三言天三言予葢謂天意如此我安敢不如此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葢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葢互言之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

為事而成功于時受休于天者今適不幸有武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矣不訖事之咎誰則執之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解乎○書中言棐忱者非一不可異解蔡傳云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

王曰若昔朕其逝至卬救寧王大命蘇氏曰如我本意則昔日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以築室喻又以農喻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

有後不棄基乎我其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安寧王之大命乎○以底法與菑喻武王之開創以堂播喻今日之平亂以搆穫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如堂之纔定基緒之未降種儘有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其他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此承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又取喻而深切言之假如有田菑而不播播而不穫有室底法而不堂堂而不搆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與不終休畢與不畢

乎

若兄考至弗救兄考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有友伐厥子者管蔡王之懿親武庚武王所封本非仇敵猶之友而來伐其子也民指當時之異論者而托之民也民養葢當時語養畜養也蘇氏訓為厮養則非所以目其臣也意邦君御事以王宫邦君室為言者頗以管蔡為難爾而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為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為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勸

字還是民養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即此勸字傳中作勸其攻伐而不救似非語意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至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哉勉其舒肆而不畏縮也爽明也桀紂昏亂湯武克之而天下清故曰爽厥師曰爽邦由哲者由得哲人之輔也十人即亂臣十人也十臣蹈履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日隆天休滋至亦惟十人與

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敎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以此贊襄武王克商受命用爽厥師所謂爽邦也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惮于征役況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比武王弔伐之時事勢之危迫何如東征以奉天命其所賴于臣人之輔者又何如爾乃以為不可征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十人廸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

○迪知上帝命者心與天通自然合理者也知天命不易者未能真知而不敢不信者也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眷佑有周夢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天之棐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一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

乎

若兄考至弗救兄考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有友伐厥子者管蔡王之懿親武庚武王所封本非仇敵猶之友而來伐其子也民指當時之異論者而托之民也民養葢當時語養畜養也蘇氏訓為厮養則非所以目其臣也意邦君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為言者頗以管蔡為難爾而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為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為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勸

字還是民養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即此勸字傳中作勸其攻伐而不救似非語意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至爾亦不知天命不易肆哉勉其舒肆而不畏縮也爽明也桀紂昏亂湯武克之而天下清故曰爽厥師曰爽邦由哲者由得哲人之輔也十人即亂臣十人也十臣蹈履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日隆天休滋至亦惟十人與

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敎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以此贊襄武王克商受命用爽厥師所謂爽邦也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惇于征役况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比武王弔伐之時事勢之危迫何如東征以奉天命其所賴于臣人之輔者又何如爾乃以為不可征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十人迪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

○迪知上帝命者心與天通自然合理者也知天命不易者未能真知而不敢不信者也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眷佑有周夢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天之棐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一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奉天行

罰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以昔時奉法之心爲今日順天之義則與迪知者雖有間而與爽邦者實同功矣不亦美乎○天命至微天之棐忱亦無形聲可驗惟十人蹈知之呂氏曰哲人能盡天地之心○誕鄰胥伐于厥室言其爲害迫近比武王伐紂救民猶爲亂在彼國本國固無事也○兩易字蔡傳訓爲違越而下無音則只如字讀陸以豉反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至惟休于前寧人我長念曰天之

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之去草必芟夷蘊崇之無復易種而後已哉惟人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農夫去草不盡使復延蔓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所欲亡者紂而已惡惡止其身罰弗及其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也不畏天安分為商家世祀之謀而誕紀其緒為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亦安敢不終朕畝邪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

休美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爾意以武王誅紂而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為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美也

予曷其極卜至卜陳惟若茲指與者同左傳引詩者定厥功陸音旨者定猶指定也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大事以人謀為本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此功不循不但無以休于

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為他人所竊據則又不但朕畝不終之責而已若率循其功則討叛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除殘去暴疆土豈容竊據于他人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而可見者也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天命不僭言必克矣卜之所陳已明告如此矣

蔡傳總結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而反復始

罰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以昔時奉法之心為今日順天之義則與迪知者雖有間而與爽邦者實同功矣不亦美乎○天命至微天之棐忱亦無形聲可驗惟十人蹈知之吕氏曰哲人能盡天地之心○誕鄰胥伐于厥室言其為害迫近比武王伐紂救民猶為亂在彼國本國固無事也○兩易字蔡傳訓為違越而下無音則只如字讀陸以豉反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至惟休于前寧人我長念曰天之

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之去草必芟夷蘊崇之無復易種而後已哉惟人自作孽則有自滅之道如農夫去草不盡使復延蔓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武庚不叛則天之所欲亡者紂而已惡惡止其身罰弗及其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此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也不畏天安分為商家世祀之謀而誕紀其緒為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穡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亦安敢不終朕畝邪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

休美于前寧人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爾意以武王誅紂而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美也

予曷其極卜至卜陳惟若兹指與者同左傳引詩者定厥功陸音旨者定猶指定也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大事以人謀爲本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此功不循不但無以休于

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為他人所竊據則又不但朕畝不終之責而已若率循其功則討叛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除殘去暴疆土豈容竊據于他人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而可見者也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天命不僭言必克矣卜之所陳已明告如此矣

蔡傳總結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而反復始

終卜之一說云云最得一篇大意○周家四大事皆定于卜伐商也都洛也東征也武王之疾瘳也皆聖人誠信合天之效非尋常區區卜數之間也洪範極言其理曰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吁卜之為道豈小也哉非知天者不足以用之

微子之命

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賔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至永世無窮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為之象也桀紂以無道而亡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義焉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路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為客

是也凡此皆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或曰崇德象賢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微子愚謂非失之于武庚也武王之時武庚之惡未形則當封者武庚也葢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紂子實為大宗微子不過支子爾武庚在則為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亦安得逆探其後日之事而不之封哉望之以象賢期之以咸休今日待微子之心亦昔日待武庚之心也武庚之欲自絕也乃聖人所末如之何者也

然自後世論之懲于管蔡之事鮮不疑忌同姓懲于武庚之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之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蕃屏周者爲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爲益加嗚呼此周德所以爲至與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至德垂後裔齊莊敬也聖通明也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此四字以敬爲本功加于時以除暴安民而言德垂後裔如肇修人紀猶足以開克孝之心傳祗肅神祗猶足以垂肅恭之家法此言崇

終卜之一說云云最得一篇大意○周家四大事皆定于卜伐商也都洛也東征也武王之疾瘳也皆聖人誠信合天之效非尋常區區卜數之間也洪範極言其理曰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吁卜之為道豈小也哉非知天者不足以用之

微子之命

孔氏曰稱其本爵以名篇○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賓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至永世無窮孔氏曰微子帝乙元子惟考古典有崇德象賢之義言今法之按崇德謂尊崇先聖之德而不泯其祀也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為之象也桀紂以無道而亡夏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義焉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路車為善而色尚白之類修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為客

是也凡此皆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或曰崇德象賢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微子愚謂非失之于武庚也武王之時武庚之惡未形則當封者武庚也蓋紂以嫡子立為天子武庚紂子實為大宗微子不過支子爾武庚在則為殷後奉湯祀者武庚也亦安得逆探其後日之事而不之封哉望之以象賢期之以咸休今日待微子之心亦昔日待武庚之心也武庚之欲自絕也乃聖人所末如之何者也

然自後世論之懲于管蔡之事鮮不疑忌同姓懲于武庚之事尤少有能善處前代之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于上公其待遇為益加嗚呼此周德所以為至與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至德垂後裔齊莊敬也聖通明也廣言其大淵言其深此四字以敬為本功加于時以除暴安民而言德垂後裔如肇修人紀猶足以開克孝之心傳祗肅神祇猶足以垂肅恭之家法此言崇

德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微子踐修成湯之道在帝乙時已以賢稱恪慎克孝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事神治人皆以敬也予嘉乃德曰是敦篤而不忘其家法者也豈但予之嘉之乃上帝之所顧歆下民之所敬順是可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故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言象賢之意也

○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處不忘即所以爲

厚也○上帝時歆二句因其德而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見其宜為祭主君臨大國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子享上帝也○曰孝曰恭曰篤可以想見微子之為人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紂惟恃此而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所以敗湯之德而覆其宗也

欽哉往敷乃訓至俾我有周無斁真氏曰往敷乃訓欲其以修于已者布其教于國人也○金氏曰此以下勉

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然宋公之服命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所謂諸侯宋魯于是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弘乃以下協韻○烈祖成湯也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

有以為之範也世世享德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絶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葢爵為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為法也○毗一人對蕃王室世世享德對弘烈祖式萬邦對律有民有周無斁應永綏厥位而意又進或以為通承上七句者非是林氏謂觀成王戒微子之言必無賜周公天子禮樂之事良是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往汝之國休美其政乃總括

德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至尹茲東夏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微子踐修成湯之道在帝乙時已以賢稱恪慎克孝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事神治人皆以敬也予嘉乃德曰是敦篤而不忘其家法者也豈但予之嘉之乃上帝之所顧歆下民之所敬順是可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故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言象賢之意也

○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處不忘即所以為

厚也○上帝時歆二句因其德而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見其宜為祭主君臨大國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子享上帝也○曰孝曰恭曰篤可以想見微子之為人史稱紂資辯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紂惟恃此而狎侮五常荒怠弗敬所以敗湯之德而覆其宗也

欽哉往敷乃訓至俾我有周無斁真氏曰往敷乃訓欲其以修于己者布其敎于國人也○金氏曰此以下勉

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然宋公之服命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所謂諸侯宋魯于是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弘乃以下協韻○烈祖成湯也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

有以為之範也世世享德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絶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益爵為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為法也○毗一人對蕃王室世享德對弘烈祖式萬邦對律有民有周無斁應永綏厥位而意又進或以為通承上七句者非是林氏謂觀成王戒微子之言必無賜周公天子禮樂之事良是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往汝之國休美其政乃總括

一篇大意舊即以敷訓慎服命說者陋也

微子之事詳見商書微子篇惟受封之事說者多謂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以叛誅成王復即宋國建微子為上公以奉湯祀此篇葢申命之書非初封之書也愚謂此亦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之篇載三仁相諮答之言明矣詔王子出迪我罔為臣僕此箕子與微子自靖之義而欲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使武王克殷

微子即造于軍門而受封于宋何以為微子且是時也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其抱祭器自歸之亟邪知無自歸之事則亦無與武庚並封之事矣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初下車投殷後者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初出迪之意茍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有後日之爵封邪其罔為臣僕與箕子實一心爾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葢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箕

子已言罔為臣僕受封朝鮮即臣矣觀洪範稱商祀稱王訪于箕子中間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當成其高蹈或嘗居于朝鮮而非受封也○朝鮮在周當為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箕子居之東夷化之惟以為受封則不可朝鮮既非周土箕子既不可臣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哉封之亦不受也○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當以

漢書為正

尚書日記卷十

一篇大意舊即以敷訓慎服命說者陋也

微子之事詳見商書微子篇惟受封之事說者多謂武王克殷封武庚于殷墟封微子于宋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後于宋是也及武庚以叛誅成王復即宋國建微子為上公以奉湯祀此篇葢申命之書非初封之書也愚謂此亦不信經而信傳記之過也微子之篇載三仁相諮答之言明矣詔王子出迪我罔為臣僕此箕子與微子自靖之義而欲人自獻于先王者也使武王克殷

微子即造于軍門而受封于宋何以為微子且是時也宗國淪亡之痛方深而何其抱祭器自歸之亟邪知無自歸之事則亦無與武庚並封之事矣湯祀不可無奉武王已立武庚矣樂記所言初下車投殷後者武庚也曰于宋者誤也原微子初出廸之意茍不見殺而身存則宗祀有寄豈謂必有後日之爵封邪其罔為臣僕與箕子實一心爾終武王之世微子無爵盖武王亦成其志而不輕屈之也因此知箕子亦無封于朝鮮之事箕

子已言罔為臣僕受封朝鮮即臣矣觀洪範稱商祀稱王訪于箕子中間曰汝曰乃皆尊以師禮而不臣之明驗箕子既不屈武王亦當成其高蹈或嘗居于朝鮮而非受封也○朝鮮在周當為荒服之外恐非周之疆土箕子居之東夷化之惟以為受封則不可朝鮮既非周土箕子既不可臣武王何取虛名而封之哉封之亦不受也○漢書地理志云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不言受封惟史記云武王伐紂封箕子于朝鮮史遷多謬當以

漢書為正

尚書日記卷十

尚書日記卷十一

明　王樵　撰

康誥

朱子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金氏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

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内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管叔監殷以殷畔為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非周公之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或問序及孔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峰胡氏之説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序之不足信于

此可見○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釆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地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氏曰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按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左氏云務去之之謂而蔡氏引之何也觀下文初言謹罰次言以德行罰終則言不用罰而用德可以見務去之之意矣葢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自古

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不敢侮鰥寡至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不敢侮鰥寡者聖人之心視民如傷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凡人君所當留意若用心有不到處則是侮忽之矣聖人之心敬及鰥寡則無遠不到無微不察矣德之盛仁之至也

○呂氏曰凡君道之所當為隨所寓而契于理當用者用當敬者敬當威者威各歸其分此天心也○不敢侮

尚書日記卷十一

明 王樵 撰

康誥

朱子曰康誥酒誥梓材三篇是武王書無疑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于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

○金氏曰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

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有不服者分師俘之以衛封康叔以霍封叔處孟子以管叔監殷以殷畔為周公之過有康叔之賢而不使非周公之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爾其實康叔亦監殷也○或問序及孔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朱子曰此五峰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序之不足信于

此可見○林氏曰康乃叔未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氏曰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按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左氏云務去之之謂而蔡氏引之何也觀下文初言謹罰次言以德行罰終則言不用罰而用德可以見務去之之意矣蓋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自古

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不敢侮鰥寡至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不敢侮鰥寡者聖人之心視民如傷鰥寡孤獨四者謂之窮民凡人君所當留意若用心有不到處則是侮忽之矣聖人之心敬及鰥寡則無遠不到無微不察矣德之盛仁之至也○吕氏曰凡君道之所當為隨所寓而契于理當用者用當敬者敬當威者威各歸其分此天心也○不敢侮

鰥寡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
懲惡也慎罰之事慎罰之事盡于一言曰威其所當威
則人無不畏而刑可省也○君之德莫先于愛民莫大
于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是二者盡之用能敬賢
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非純乎至公無我者不能
也明德慎罰非截然二事蓋慎罰亦德也故傳云德著
于民○左氏得經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用
肇造我區夏以下正是此意常謂此等處最可見古人

說經辭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文王所以造周皆以一言而盡其意又如大學釋淇澳之詩每句止用兩字曰道學也自修也恂慄也威儀也至孔子說詩止用本文添一兩字曰繪事後素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人便省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言天下之萬邦萬民也顯民對聞于上帝看肇造對大命文王三句看一二邦對厥邦

厥民以修對時叙肴造修怙冐時叙皆以興于德化遷
善遠罪而言○克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契
天好生之心故天休美文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克殷
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武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蓋討
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于文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乃
寡兄朂正言巳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引起下祇適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至不廢在王命此下欲康叔明德

也今民二字貫至末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凡所謂民皆指衛一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紹其聞衣被先王之德言而體之于身也祗述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廣求之商先哲王蓋汝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治商之民而無其德將何以保乂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鰥寡仁民也庸庸使能也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慎罰之事盡于一言曰威其所當威則人無不畏而刑可省也○君之德莫先于愛民莫大于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是二者盡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非純乎至公無我者不能也明德慎罰非截然二事蓋慎罰亦德也故傳云德著于民○左氏得經意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用肇造我區夏以下正是此意常謂此等處最可見古人

說經辭約理明最不易及如虞書無違教無廢事無凶人及此處務崇之務去之文王所以造周皆以一言而盡其意又如大學釋淇澳之詩每句止用兩字曰道學也自修也恂栗也威儀也至孔子說詩止用本文添一兩字曰繪事後素曰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人便省悟○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言天下之萬邦萬民也顯民對聞于上帝看肇造對大命文王三句看一二邦對厥邦

厥民以修對時叙肴造修怙冐時叙皆以興于德化遷善遠罪而言○克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故天休美文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武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葢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于文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乃寡兄朂正言巳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引起下祗遹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至不廢在王命此下欲康叔明德

也今民二字貫至末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
凡所謂民皆指衛一國之民也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
為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兄道德之
言熟矣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不相承
續而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紹其聞衣被先王之德言
而體之于身也祗述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廣求之
商先哲王蓋汝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治商之
民而無其德將何以保乂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皆有耆成人為之輔其宅心訓民皆有成法汝當大為之規遠為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也𢿘求遠惟猶在于近代又欲其上求于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闚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汝尤當別求聞由以康保其民可也夫義理無窮所以近述諸今遠稽諸古者正以此理皆吾心之所固有而天者理之所從出不博不足以聚之而宅于天也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則此心之天理

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不如是不足以言得于心也既得于心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德之在身始見其從容而有餘裕矣不如是不足以言有諸身也明德至此始為不廢在王之命若德未至此則所謂祗適欺求遠惟别求者猶為虛言而將以望于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王之命汝之意耶○惟尊所聞而不忘即是紹其聞忘則間斷矣紹者繼續不間斷也衣德言德言即所聞衣者體之于身也下文聞由二字聞即

紹聞由即衣德言也○保乂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蓋三者互見耳○宏于天之說蔡氏實本程子易傳之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藴蓄人之藴蓄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愚謂大畜即所謂宏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

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宏于天矣○金氏曰宏于天荀子引此作宏覆于天義理無窮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哲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宏于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謂能不廢王命按此亦一說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至懋不懋恫瘝乃身諸家以為封爾侯國非富貴之也俗頑責重乃委勞苦于乃身也

皆有耆成人爲之輔其宅心訓民皆有成法汝當大爲之規遠爲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也敷求遠惟猶在于近代又欲其上求于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吾之行者汝尤當别求聞由以康保其民可也夫義理無窮所以近述諸今遠稽諸古者正以此理皆吾心之所固有而天者理之所從出不博不足以聚之而宏于天也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則此心之天理

之所從出者始愜廓而有餘用矣不如是不足以言得于心也既得于心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德之在身始見其從容而有餘裕矣不如是不足以言有諸身也明德至此始為不廢在王之命若德未至此則所謂祗適數求遠惟别求者猶為虚言而將以望于保乂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王之命汝之意耶○惟尊所聞而不忘即是紹其聞忘則間斷矣紹者繼續不間斷也衣德言德言即所聞衣者體之于身也下文聞由二字聞即

紹聞由即衣德言也○保乂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
蓋三者互見耳○宏于天之説蔡氏實本程子易傳之
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程子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
觀象以大其藴蓄人之藴蓄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古
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
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愚謂大畜即所謂宏于
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

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宏于天矣○金氏曰宏于天荀子引此作宏覆于天義理無窮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哲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宏于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謂能不廢王命按此亦一説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至懋不懋恫瘝乃身諸家以為封爾侯國非富貴之也俗頑責重乃委勞苦于乃身也

此于敬哉意似順然不如蔡傳就保民上說為親切也
君民之勢纔以貴高自待視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
真知百姓為己之百姓一一與他喫疼始得曰恫瘝而
承之曰敬哉敬即此心常醒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
之外與己不相關矣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何也
誠則輔之也人情雖大略可見易于知天然不知至難
保者小民也有情有欲易怨易咨如赤子焉未易體也
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不盡何

如爾往盡乃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事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茍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况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于大故無小而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盡心則得恫瘝敬哉之道而小民之難保者不見其難保治民之道在是矣若一事不順一時不勉便是一處心失照

啓宣盡心之道哉

已汝惟小子至天命作新民已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哉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敘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於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于汝此寄托之重而期望之深也○蔡傳云此言明德

之終按明德自新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至時乃不可殺此下欲康叔謹罰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法意為先式爾適爾猶今法之所謂故誤也人有小罪以下此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于乙而其情罪出過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雖罪小乃不可

此于敬哉意似順然不如蔡傳就保民上說為親切也
君民之勢纔以貴高自待視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
真知百姓為巳之百姓一一與他喫疼始得曰恫瘝而
承之曰敬哉敬即此心常醒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
之外與巳不相關矣皇天之威不測而有常者理何也
誠則輔之也人情雖大略可見易于知天然不知至難
保者小民也有情有欲易怨易咨如赤子焉未易體也
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欲者惟在上之心盡不盡何

如爾往盡乃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乂民也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此事豈自安而好逸豫者所能辦哉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况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于大故無小而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盡心則得恫瘝敬哉之道而小民之難保者不見其難保治民之道在是矣若一事不順一時不勉便是一處心失照

營宣盡心之道哉

已汝惟小子至天命作新民已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哉惟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於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于汝此寄托之重而期望之深也〇蔡傳云此言明德

之終按明德自新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至時乃不可殺此下欲康叔謹罰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亦不可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法意為先式爾適爾猶今法之所謂故誤也人有小罪以下此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所犯罪雖小于乙而其情罪出過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用意如此雖罪小乃不可

不殺又如乙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乃不可殺過誤之中過自己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此章即虞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但虞書所謂肆赦與宥乃降等之義非直免之也所謂刑乃隨其罪而制其輕重非盡殺之也此章一則曰乃不可不殺一則曰乃不可殺則是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餘爾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此

係乃用法之權衡五刑之屬三千之斷例不知此而能敬明者未之有也故首言之○敬明乃罰一句是綱領下舉罰有兩端以見例有叙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至惟民其康乂有叙言五刑之係輕重各有倫敘也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謂得其情而施之當則民自勑正而勉于和也傳曰己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下以取舍兩端言

明服之意蓋民之未肯畀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巳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畀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玩三個惟民其字分明三

段○攄孟子引若保赤子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則分取舍兩邉為是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葢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為保善耳○如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如是而刑有妄加者乎有得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心曲盡真聖人之言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至無或劓刵人又曰二字蔡傳以為

不殺又如乙有所犯罪雖大于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
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爾如此既服罪輸情乃不可殺
過誤之中過自已生為青罪自外至為災此章即虞書
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之意但虞書
所謂肆赦與宥乃降等之義非直免之也所謂刑乃隨
其罪而制其輕重非盡殺之也此章一則曰乃不可不
殺一則曰乃不可殺則是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其
餘爾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此

條乃用法之權衡五刑之屬三千之斷例不知此而能敬明者未之有也故首言之○敬明乃罰一句是綱領下舉罰有兩端以見例有叙大明服以下則言敬明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至惟民其康乂有敘言五刑之條輕重各有倫敘也明猶惟明克允之明服猶五刑有服之服謂得其情而施之當則民自勑正而勉于和也傳曰巳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下以取舍兩端言

明服之意蓋民之未肯畀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為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為而畀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玩三個惟民其字分明三

段○攄孟子引若保赤子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則以取舍兩邉為是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為保善耳○如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如是而刑有妄加者乎有得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心曲盡真聖人之言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至無或劓刵人又曰二字蔡傳以為

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謂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皆謂又曰二字在腰也以愚意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孔頴達以為外土諸侯以獄事上于州牧之官蓋康叔時為方伯也林氏以為康叔以外侯入為大司寇則內事者司寇之事也外事者衛事也二說皆佳而蔡仲默不從采陳氏之說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

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而其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蓋衛居商墟周承商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準限既定康叔所親者要囚服念丕蔽之外其餘皆付之有司矣○正義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者周

公重言之也為囚求生道而不可得乃可斷蔽斷也孔氏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憾也○正義曰言要明取要辭于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今按要囚說見多方當以彼說為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至惟曰未有遜事條定之初因事而為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比是事故此承上

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之常法矣然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巳矣然趨時而狥巳又不可也當勿用以就汝封之意蓋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巳也然則所謂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巳然使自以為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怠忽之心將乘之矣刑殺所由以不中也故使盡順于義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可焉　丘文莊公曰刑殺關乎民命一人負

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謂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皆謂又曰二字在腰也以愚意當在首與下條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一例○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權也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外事孔頴達以為外土諸侯以獄事上于州牧之官蓋康叔時為方伯也林氏以為康叔以外侯入為大司寇則内事者司寇之事也外事者衛事也二説皆佳而蔡仲默不從采陳氏之説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蓋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

達于康叔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守而其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蓋衛居商墟周承商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則不必更也準限既定康叔所親者要囚服念丕蔽之外其餘皆付之有司矣○正義曰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又曰者周

公重言之也為因求生道而不可得乃可斷蔽斷也孔氏曰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十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歐陽公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我與死者俱無憾也○正義曰言要明取要辭于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今按要囚說見多方當以彼說為定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至惟曰未有遜事條定之初因事而為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比是事故此承上

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當而斷以殷之常法矣然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已矣然趨時而狥已又不可也當勿用以就汝封之意蓋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已也然則所謂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然使自以為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怠忽之心將乘之矣刑殺所由以不中也故使盡順于義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可焉　丘文莊公曰刑殺關乎民命一人負

究天地為之感動陰陽為之失和烏可以輕忽哉武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民命而苟具獄辭刑殺無不中者矣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平日之處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惻怛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當于人心合于天意呂刑所謂惟良折獄也苟無是心則雖悉其聰明得其情實以言乎不失有罪則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使民畢棄咎則難

矣人謂康叔深于法不知武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爾

正義曰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下文言用罰之事元惡大憝一也不率大戞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重典故於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為用罰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至罔弗憝此武王舉一端以為例也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為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貨顛越謂不死而傷于耿也如晝爾于茅

之于昬不畏死言其心强狠殊不畏死也罔弗憝言如此之人衆所共惡也刑法加焉非庸以次汝封也刑加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法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至刑茲無赦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民所以至此者先由不孝不弟始有子嘗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倫理不明而父子兄弟之間先悖理傷道

之事多固作亂之所由出也為人上者若視為泛常而不甚惡則何以正化源而止亂萌乎故子而有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父而有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而有弗念天顯而弗克恭厥兄兄而有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者皆文王之刑所不赦也使是四者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則民將視為當然而天與我民彝必至于大泯亂葢父子兄弟之間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本文刉字意要認得出葢殺人于貨之盜固罪死不赦

究天地爲之感動陰陽爲之失和烏可以輕忽哉武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民命而苟具獄辭刑殺無不中者矣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乎日之處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惻怛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當于人心合于天意呂刑所謂惟良折獄也苟無是心則雖悉其聰明得其情實以言乎不失有罪則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使民畢棄咎則難

矣人謂康叔深于法不知武王取之正以其心之良爾正義曰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德惟汝所悉知也○下文言用罰之事元惡大憝一也不率大戛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重典故於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為用罰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至罔弗憝此武王舉一端以為例也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為寇攘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貨顛越謂不死而傷于耿也如晝爾于茅

之于暋不畏死言其心强狠殊不畏死也罔弗憝言如此之人衆所共惡也刑法加焉非庸以次汝封也刑加乎自犯之罪也凡所用法皆然則契公理矣所刑非人所共惡是移法就已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至刑茲無赦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然民所以至此者先由不孝不弟始有子嘗言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由是言之倫理不明而父子兄弟之間先悖理傷道

之事多因作亂之所由出也為人上者若視為泛常而不甚惡則何以正化源而止亂萌乎故子而有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父而有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弟而有弗念天顯而弗克恭厥兄兄而有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者皆文王之刑所不赦也使是四者而不于我政人得罪焉則民將視為當然而天與我民彝必至于大泯亂蓋父子兄弟之間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本文刔字意要認得出蓋殺人于貨之盜固罪死不赦

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

如今律告言呪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别籍異財奉養有

缺居喪嫁娶聞喪不舉哀及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

尊屬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殺

人于貨者惟其事關倫理故强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

睦不義内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刕字之意矣

曰閭井小人稍知黑白者不肯為穿窬之事至于父子

兄弟之常則往往為之自以為無傷也風俗由是而壞

爭亂由是而起乃知文王之作罰所慮者遠矣然亦預
敎養之後懲其怙終者耳若敎養之不素而徒以以不
失有罪為明是法乃所以獵民而盡之也○聖人之治
以彝倫為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弼
此而已○吕氏曰前言殷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
者殷法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
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
刑豈其所作耶故常事用殷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

罰此撥亂之道也○按孟子嘗引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以為不待敎而誅者也此為不待敎而誅則由文王作罰者為敎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臯陶是元惡大憝直命臯陶刑之而已至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遜而遽忿疾之也而敎之敎之而又在寛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後乎此者可知矣先儒不了此旨故此章說多不同今錄蘇氏之說及朱子真西山評之之語于後○

蘇氏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

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
如今律告言呪駡祖父母父母舅姑别籍異財奉養有
缺居喪嫁娶聞喪不舉哀及毆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
尊屬俱入十惡常赦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殺
人于貨者惟其事關倫理故强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
睦不義内亂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刿字之意矣
曰閭井小人稍知黑白者不肯為穿窬之事至于父子
兄弟之常則往往為之自以為無傷也風俗由是而壞

爭亂由是而起乃知文王之作罰所慮者遠矣然亦預敎養之後懲其怙終者耳若敎養之不素而徒以以不失有罪為明是法乃所以獮民而盡之也○聖人之治以彝倫為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弼此而已○呂氏曰前言殷罰曰彝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殷法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立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常事用殷罰人倫之際則用文王之

罰此撥亂之道也○按孟子嘗引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以為不待教而誅者也此為不待教而誅則由文王作罰者為教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臯陶是元惡大憝直命臯陶刑之而已至于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遜而遽忿疾之也而教之敎之而又在寛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後乎此者可知矣先儒不了此旨故此章説多不同今録蘇氏之説及朱子真西山評之之語于後○

蘇氏曰商紂之後三監之世商人父子兄弟以相殘虐為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于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刑政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父母鞠養

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正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廹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戾至于賊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率也○張氏曰東坡之論眞有補于敎化者昔曾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狴犴三月俟其悔而釋之其意正與此合蓋父

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教化以感動之使自悔悟知其出于天性可也若一以法斷之則用一法吏足矣不必吾儒也○朱子曰蘇氏之說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寛為說非先王刑人正法之意○真氏曰朱子之言當矣然蘇說亦不可廢○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不率大戛至速由兹義率殺不率大戛一句或以屬上或以屬下不勝異說以文勢攷之屬下為優蓋此節去

此一句則刴字無所承也不率指不孝不友也觀寇攘

姦宄目之為元惡不孝不友目之為不率不率者不率

敎也則不待敎而誅與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經已

有明文矣特怠忽之耳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敎訓公卿

子弟者也外指衛而言下外正同正官之人若周禮三

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如

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乃別播敷造民大譽者商

人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為常為之官長師帥

者若以修明教化為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炫愚俗狥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汝其速由茲義以率殺可馬茲義者文王未有其法武王制其義以為當殺也蓋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至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也能猶左傳

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于三監之世不得罪于正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則民將避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怨戾至于賊殺而後已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率也○張氏曰東坡之論眞有補于教化者昔魯有父子訟者孔子置之犴三月俟其悔而釋之其意正與此合蓋父

子兄弟之訟不與凡民同當有教化以感動之使自悔悟知其出于天性可也若一以法斷之則用一法吏足矣不必吾儒也○朱子曰蘇氏之説懲王氏之弊一槩以寛為説非先王刑人正法之意○真氏曰朱子之言當矣然蘇説亦不可廢○正義曰父子尊卑異等故孝名上不通于下兄弟雖有長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不率大戞至速由兹義率殺不率大戞一句或以屬上或以屬下不勝異説以文勢攷之屬下為優蓋此節去

此一句則别字無所承也不率指不孝不友也覲寇攘姦宄目之為元惡不孝不友目之為不率不率者不率敎也則不待敎而誅與敎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經已有明文矣特尤忽之耳庶子官名掌正公族敎訓公卿子弟者也外指衛而言下外正同正官之人若周禮三百六十職之長小臣有符節若為官行文書而有符如今之印章非行道之符節也乃别播敷造民大譽者商人安于薄俗不知倫紀之重習以為常為之官長師帥

者若以修明教化為迂不敷先王之正教而別播敷以誑惑愚俗狥其苟且自恣之心以邀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汝其速由茲義以率殺可焉茲義者文王未有其法武王制其義以為當殺也蓋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至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也能猶左傳

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之能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不友其本在臣君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其本又在君君身正則能厥家人所謂身脩而家齊也能厥小臣外正所謂惟臣欽若也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乂哉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于厥家人矣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乃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乂不可得也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厥正人也○為君若此則豈無由文

王曰茲義以議其罰者乎

汝亦罔不克敬典至則予一人以懌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晝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典以弼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以操切之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文王視民如傷不務咎罔攸兼于庶獄罔敢知于茲惟恐誤之敬忌之至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

矣惟有及謂如文王之敬忌也敬如文王忌如文王故無既失之悔而兆民所以咸賴敬典者知以此心為法惟恐不及庶乎可以言裕民矣○此示慎罰之標準文王克明德語其實曰敬止克慎罰語其要曰敬忌後之欲明德慎罰者師文王而已矣○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者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至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

其以德用罰也呂氏曰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開導之以吉康林氏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夭非其自爾也上之人廸之者以其道與非其道故也真氏曰然則欲導民于吉康其何以哉惟于殷先哲王之德用于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于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

云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之能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不友其本在臣君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其本又在君君身正則能厥家人所謂身脩而家齊也能厥小臣外正所謂惟臣欽若也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乂哉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于厥家人矣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乃惟威惟虐大放王命而欲以非德用乂不可得也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厥正人也○為君若此則豈無由文

王曰茲義以議其罰者乎

汝亦罔不克敬典至則予一人以懌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典以弼敎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以操切之也惟文王之敬忌者敬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文王視民如傷不務咎罔攸兼于庶獄罔敢知于茲惟恐誤之敬忌之至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懌

矣惟有及謂如文王之敬忌也敬如文王忌如文王故無既失之悔而兆民所以咸賴敬典者知以此心為法惟恐不及庶乎可以言裕民矣○此示慎罰之標準文王克明德語其實曰敬止克慎罰語其要曰敬忌後之欲明德慎罰者師文王而已矣○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者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至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

其以德用罰也呂氏曰我明而思之見得治民必開導之以吉康林氏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夭非其自爾也上之人廸之者以其道與非其道故也眞氏曰然則欲道導民于吉康其何以哉惟于殷先哲王之德用于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于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者合

敎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敎化而言也按真氏以康乂民屬殷先哲王以作爲起與蔡傳小殊而辭義尤明快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至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張氏曰我不可不監觀文王明德慎罰之意而告汝上文所告皆是也德之説罰之行并以告康叔矣○鄒氏曰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下章傳首

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説使汝用德于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云云○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説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静未定其心導之雖屢猶未攸同民之不静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當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茍為有罪在予一人况曰舊染之惡其尚顯聞于

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至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作怨非謀非彝皆以德刑相形言任刑而不任德是為作怨是為非謀是為非彝不可不戒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即祇適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之屬是也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纔怠緩悠游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為必可及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以言有其誠矣古之敏德者心固

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也故用以康乃之心謂安于義理而不動于非幾也省汝之德謂知其不足勉其所不及也遠汝之謀謂以至極自期而不以近小自限也一心于德而寛裕不廹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矣○非謀非彝葢有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則必不能安巳心矣必不遑省巳德矣為謀則不遠矣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

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也按真氏以康乂民屬殷先哲王以作為起與蔡傳小殊而辭義尤明快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至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張氏曰我不可不監觀文王明德慎罰之意而告汝上文所告皆是也德之說罰之行并以告康叔矣○鄒氏曰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于下章耳下章傳首

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于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云云○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導之雖屢猶未攸同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當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茍為有罪在予一人况曰舊染之惡其尚顯聞于

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至不汝瑕殄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作怨非謀非彝皆以德刑相形言任刑而不任德是為作怨是為非謀是為非彝不可不戒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即祇遹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之屬是也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纔怠緩悠游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為必可及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以言有其誠矣古之敏德者心固

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也故用以康乃之心謂安于義理而不動于非幾也省汝之德謂知其不足勉其所不及也遠汝之謀謂以至極自期而不以近小自限也一心于德而寬裕不廹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矣○非謀非彝葢有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德彝之惑太宗者則必不能安巳心矣必不遑省巳德矣為謀則不遠矣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

之敏德者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得以遷揺之者常有以自省已德而知其所未至其謀則遠大而無復有非謀之雜此道也裕以民寧之道也刑罰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也純用德化而民自安故曰裕民以寧歐陽氏論教化謂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裕以民寧之謂也○按明德慎罰初以二事分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于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

為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蔡傳引左傳務崇務去之說最得要領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至乃以殷民世享終以天命殷民結之○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殄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服命高乃聽康乂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殄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勿替敬典聽

我所告以保有殷民而世享之也○明服命與微子同是特揷說高乃聽指篇中所言勿畀忽之民康乂則天命有常矣敬典與罔不克敬典同錯綜申說聽朕告汝則又總舉篇中所言○陳大猷解服命謂所服受之誥命非也蔡傳明曰侯國服命○陳新安解不替敬典爲五典亦非也此不過摘上文語而申之若指五典則蔡傳當曰常道不曰常法矣但敬典實兼明德愼罰而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始謂之

敬典而愼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

酒誥

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惡酒之命也商受荒于酒臣下化之自文王在西土時已誥惡庶邦誥敎其下矣及武王封康叔于衛衛受之故都也舊俗未變故武王特作誥以戒之而付之康叔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在朝歌以北即詩所謂沬之東矣沬之鄉矣者○武

之敏德者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得以遷搖之者常有以自省巳德而知其所未至其謀則遠大而無復有非謀之雜此道也裕以民寧之道也刑罰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也純用德化而民自安故曰裕民以寧歐陽氏論教化謂以不倦之意待遲久之功裕以民寧之謂也○按明德慎罰初以二事分言其實慎罰亦德也故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于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

為極致故終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蔡傳引左傳務崇務去之説最得要領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至乃以殷民世享終以天命殷民結之○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兹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殄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復命高乃聽康乂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殄享下以殷民言而欲其勿替敬典聽

我所告以保有殷民而世享之也○明服命與微子同是特揷說高乃聽指篇中所言勿毋忽之民康乂則天命有常矣敬典與罔不克敬典同錯綜申說聽朕告汝則又總舉篇中所言○陳大猷解服命謂所服受之誥命非也蔡傳明曰侯國服命○陳新安解不替敬典爲五典亦非也此不過摘上文語而申之若指五典則蔡傳當曰常道不曰常法矣但敬典實兼明德愼罰而言德罰非判然兩事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典始謂之

敬典而慎罰皆德也故言敬典則德刑咸舉之矣

酒誥

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大命廣酒之命也商受荒于酒臣下化之自文王在西土時已誥庶邦誥敎其下矣及武王封康叔于衞衞受之故都也舊俗未變故武王特作誥以戒之而付之康叔妹古沬字沬水名因水名地在朝歌以北即詩所謂沬之東矣沬之鄉矣者○武

王之誥上自有位下至民庶欲其無常于酒而已初非太嚴而遠于人情又何難行而勤于告命如此蓋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廻車墨子豈但惡其名哉蓋有感于紂之事也

乃穆考文王至亦罔非酒惟辜穆考只當依世次之義觀載見及訪落之詩皆謂武王為昭考朱傳亦引書穆考為證可見也肇國西土為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或以上為一方下為本邦非是此處

蔡傳欠明悉當依孔䟽云庶邦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甲賤更别目之文王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乃用此酒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天于是而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是酒裏做出這般勾當越小大邦用喪亦無非是酒裏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夫人以飲酒得

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安得不降威乎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欲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則非達道矣○觀小大邦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上庶邦中當含有國君在內

文王誥教小子至德將無醉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觀下曰有正有事則是有職位之人非子弟也文王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

專誥敎之以為爾各有官守其職業不可常於酒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祀而後可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觀此露庶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本國之臣但告其小子者老成人不待以酒為戒也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祼獻非為人之飲也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也飲以歆神之賜非以為酣醟也若飲不惟祀則為彝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但飲之有時即以時而飲亦當以德將之而不

王之誥上自有位下至民庶欲其無常于酒而已初非太嚴而遠于人情又何難行而勤于告命如此蓋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廻車墨子豈但惡其名哉蓋有感于紂之事也

乃穆考文王至亦罔非酒惟辜穆考只當依世次之義觀載見及訪落之詩皆謂武王為昭考朱傳亦引書穆考為證可見也肇國西土為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或以上為一方下為本邦非是此處

蔡傳欠明悉當依孔疏云庶邦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内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别目之文王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乃用此酒天之降命所以使我民置此酒者以祭祀無酒則無以薦其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知節天于是而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是酒裏做出這般勾當越小大邦用喪亦無非是酒裏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夫人以飲酒得

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之外順之則為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滅天安得不降威乎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欲并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則非達道矣○觀小大邦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上庶邦中當含有國君在内

文王誥敎小子至德將無醉小子卿大夫士之少者也或云卿大夫之子弟然觀下曰有正有事則是有職位之人非子弟也文王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

專誥教之以為爾各有官守其職業不可常於酒越庶國之小子飲皆惟祀而後可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觀此露庶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本國之臣但告其小子者老成人不待以酒為戒也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祼獻非為人之飲也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也飲以歆神之賜非以為酣醟也若飲不惟祀則為彝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但飲之有時即以時而飲亦當以德將之而不

使至于醉將持也德將者心志有所操存而不爲物所勝也若無德以將之小或亂其血氣大或至于亂志喪德矣○大凡志常帥氣則不爲物所勝不但飲酒也

惟曰我民廸小子至小子惟一既告其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爲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惰民始于不愛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藏也子孫當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當時飲

酒者其始必曰無關于大故殊不知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乎知湎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大德惟一視之而後可○人之所以為人者孰與身心職業之為大哉自非好樂無荒鮮有不忽其小而忘其大者故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方燕樂而遽相戒曰不已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乎好樂而無荒不有良士之瞿瞿者乎瞿瞿却顧惟恐損于身

心妨于職業良士之志蓋如此此所謂小大德惟一者也○孔子曰不爲酒困孟子曰禹惡旨酒此慎酒之在聖人者也果可以小大言乎是故理無大小自聖人行之則皆至善無大小自君子蹈之則皆吉惡無大小自常人戒之則皆善○林氏曰孔子謂不有博奕蓋使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使民不愛酒非有事而使之服勤則不可

妹土嗣爾股肱至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敎妹土之民

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之民久染沉湎之俗自今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治黍稷之事奔走事其父兄下民之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何暇于縱酒乎勤生勸業念不至于酒不服田畆心無所用則必向于酒矣夫農賈皆民之業力其本不妨兼事其末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為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洗潔也腆厚也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而用酒也

使至于醉將持也德將者心志有所操存而不為物所勝也若無德以將之小或亂其血氣大或至于亂志喪德矣○大凡志常帥氣則不為物所勝不但飲酒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至小子惟一既告其有位者又告其民以為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惰民始于不愛土物遂有他慕厥心之所以不藏也子孫當聰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孰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怡當時飲

酒者其始必曰無關于大故殊不知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乎知湎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大德惟一視之而後可○人之所以為人者孰與身心職業之為大哉自非好樂無荒鮮有不忽其小而忘其大者故蟋蟀之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方燕樂而遽相戒曰不已過于樂乎盍亦顧念其職之所居乎好樂而無荒不有良士之瞿瞿者乎瞿瞿却顧惟恐損于身

心妨于職業良士之志蓋如此此所謂小大德惟一者也○孔子曰不為酒困孟子曰禹惡旨酒此慎酒之在聖人者也果可以小大言乎是故理無大小自聖人行之則皆至善無大小自君子蹈之則皆吉惡無大小自常人戒之則皆善○林氏曰孔子謂不有博奕蓋使民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使民不愛酒非有事而使之服勤則不可

妹土嗣爾股肱至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教妹土之民

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之民久染沉湎之俗自今當嗣續汝四肢之力大治黍稷之事奔走事其父兄下民之分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何暇于縱酒乎勤生勸業念不至于酒不服田畆心無所用則必向于酒矣夫農賈皆民之業力其本不妨兼事其末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出為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父母歡樂乃可自洗腆致用酒洗潔也腆厚也致用酒者致慶于父母而用酒也

庶士有正至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敎妹土之臣也正伯皆長也曰君子者稱之也典聽朕敎典常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聰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蓋養也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於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醉飽也聖人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以事

神其道尤難茍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丕惟曰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云為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神焉神祇享之爾乃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介副也言祭祀而祼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為燕飲設爾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非以臣人之職盡于羞耇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耇言其無彝酒爾謹酒

如是則信為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賛之以天若許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文王之教上文所述是也邦君御事克用祀茲酒之教小子克用無彝酒之教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夫西土之臣用文王教其效既如此則妹土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真氏

曰夫有司之不湎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墜失天命則謹酒受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至矧曰其敢崇飲凡言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衛居殷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殷先哲王湯也廸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天顯即天之明命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則可謂廸

庶士有正至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敘妹土之臣也正伯皆長也曰君子者稱之也典聽朕敎典常也民慮其不省故曰聽聽臣慮其易忘故曰典聽羞養也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於太學養庶老于小學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者之父祖也惟君爾乃飲食醉飽者養老君之惠也無敢不醉飽榮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醉飽也聖人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祀以事

神其道尤難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丕惟曰爾能常常反觀内省使念慮云為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神焉神祇享之爾乃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介副也言祭祀而祼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為燕飲設爾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其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非以臣人之職盡于羞耇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耇言其無彝酒爾謹酒

如是則信為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賛之以天若許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御事小子至克受殷之命文王之敎上文所述是也邦君御事克用祀茲酒之敎小子克用無彝酒之敎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文王毖酒之敎其大如此夫西土之臣用文王敎其效既如此則妹土之臣用武王敎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真氏

曰夫有司之不湎酒于天命何預而王乃以克受商命為職此之由何邪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墜失天命則謹酒受命復何疑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至矧曰其敢崇飲凡言我聞惟曰者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周受殷命衛居殷墟故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殷先哲王湯也廸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天顯即天之明命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則可謂廸

畏天顯矣畏小民之難保而所行一不敢拂乎民心之公則可謂廸畏小民矣畏天命者鮮矣畏民與畏天並言則又聖人之微旨也經德秉哲廸畏之實也經其德而不變所謂日新又新也制心制事一有常功湯之處已如此此所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上不愧于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于民者也秉其哲而不惑所謂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湯之用人如此此所以天工無曠而上有所

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則為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棐有恭則為臣者同一敬畏之心○成王顧經德言畏相顧秉哲言成王如太甲之克終允德太戊天命自度高宗恭默思道之類畏相如太甲之聽于伊尹高宗之學于甘盤納誨于傅說之類○君以論相為職相以正君為職求其正巳而非求其適巳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不以趨和承意為能

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不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厥棐有恭矣○御事亦通指湯及後王而言如伊尹以不克堯舜其君為耻傅說以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自任之類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真氏曰此章乃一篇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一于敬矣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況荒敗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學者宜深味之

越在外服至祗辟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

內服外服內外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邦伯諸侯之長也兩樣人庶尹至里居五樣人也百僚二字是內服五樣人之總冠蓋因御事是百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字冠之對上御事而言也庶尹者官之正也亞者其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也國中百姓謂賜族命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里居也此五樣皆內服之人不敢湎于酒通上在外在內有職無職而言不敢者有所

畏畏心有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旣專則無暇于酒矣下困言所事之實曰惟欲助成王德之顯明及尹人之祗辟爾成王本上文成王而言祗辟本上文有恭而言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而欲成其美有如此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至自速辜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祗保越怨不易越字訓于呂氏曰先

王敬保其德後王敬保其怨愚按宋哲徽以青苗市易之法為聖政而紹述之所謂祗保于怨不易者用燕喪威儀燕當為燕褻之義方于喪威儀為切○人莫不痛其將亡而受益荒腆于酒不思自息其逸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蘇氏曰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强狠不復畏死真氏曰觀今之小人一醉之餘水火可入白刃可蹈則受之情狀可知矣愚謂顛冥者無不疾狠不待為酒所使也不醉

而怒曰罬○罹說文心憂也雖及國滅無憂○弗惟明德之馨香祀以升聞于天惟有民之怨氣及羣酣于酒之腥穢聞于上而已○天降喪于殷無愛于殷惟逸之故非天不慈惟民自速罪爾民指商之君臣對上天而言皆民也

王曰予不惟若茲多誥至大監撫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興言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

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于今時也○邵文莊公曰物妍則妍物媸則媸是謂水監人得則德人失則怨是謂民監監妍媸于水監得失于民○蔡澤說應侯曰監于水者見面之容監于人者知吉與凶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至矧汝剛制于酒劼用力也劼毖者力戒謹之使不湎于酒也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所謂殷士膚敏者也首言之者人望所在故武王敘康

民所謂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者咸與維新申之毖戒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自作不典不可不殺者也故武王有予其殺之言蘇氏蔡氏不得其說而疑周法之已甚則謂其為羣聚而謀為大姦者不免增益于本文之所無夫經文惟曰羣飲爾使所指果在為姦惡者聖人豈肯疑似其文以誤人乎○周禮司虣音暴掌憲市之禁令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丘文莊公曰古之聖王豈以飲食之故戮人哉民不食

五穀則死而酒之為物無之不致傷生有之或以致疾而敗性蚩蚩之民嗜其味之甘忘其身之大不嚴則禁不絶故也按以屬遊飲于市羣飲也市者姦之所容焉鬬訟所興焉故司虣有官遊飲有禁羣飲不但周禁自漢以來有之有因事而開禁者賜酺是也但武王之所指者又以殷之遺慝而言非尋常之羣飲耳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敎之

廸謂蹈其舊俗非羣飲故勿庸殺之姑惟敎之○曰湎

酒而不曰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如時說則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敎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司謂克有其敎明享謂不失其祿敎而不從是亦怙終與凡民同故弗潔乃事是同于殺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別也辯別其從敎與否者也傳曰君必辯焉乃司有司也不別諸臣之淑慝則民之湎酒不可禁矣

董氏鼎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寧不謂其太甚已而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非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于妹邦家寫一通猶恐覆車之不戒也○周禮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察非時飲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丘文莊公曰

水溺人而酒有甚焉周設官以掌國之水禁而屬以幾酒謹酒也有以哉○抑周公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傷德敗性慮至遠敎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爲酒醪以糜穀景帝以歲旱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復及至武帝榷酒酤則以利而已周公之法未能遽復法文景不亦可乎○蘇氏曰自漢以來皆有酒禁而不能絶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公無所利于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與乙皆酤酒其子甲之子服乙之

子不服甲咎其子而責之學乙咎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王氏應麟曰梓材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周封建諸侯與大家臣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五

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按云以其達其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政自行于大家矣不能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于天子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至戕敗人宥師師官師之長三卿也尹官正也旅衆有司也予罔厲殺人者予之志不在于傷殺人也徂往也敬敬民也勞如勞之來之之勞

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罪人所過曰歷今法所謂知情藏匿是也戕敗傷人肢體耳目者漢律所謂疻音咫也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擊之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此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者則臣亦效之○官師官各有長如太史為史官之長太僕為羣僕之長所屬之卿則又衆長之長故曰師師孔氏蔡氏說皆不明

王啓監厥亂為民至監罔攸辟周禮建牧立監以維邦

國牧州牧監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觀此曰王啓監又曰自古王若茲則監之名不始于周矣孔氏曰康叔監殷民正義曰鄭以為連屬之監王制云五國為屬十國為連則為牧而言然康叔時實為牧而所戒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于牧明監即國君監一國不言監一州也按武王克殷于其故地立監有二管蔡霍監于武庚之國康叔别封于衛監其餘民亦謂之監故武王本先王立監之意而告之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

命監之辭蓋曰無相戕殺其民無相虐害其民哀矜至于人之寡弱者亦使不失所聯屬至于婦之窮獨者亦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以容蓄之可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敬勞不倦引掖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如此其無所事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所難徧而至于屬婦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心以容蓄之單言婦

則是窮獨可知屬云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為之引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至惟其塗丹雘稽治也敷菑廣去草也陳列脩治疆畔也傳曰如農之有畔畎通水溝也畢曰垣高曰墉塗泥飾也塈佈塗也茨苫也梓良材可為器者木素曰樸雘采色之名有青有朱塗以漆丹以朱蔡氏

曰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畆暨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按除惡立國制度皆就衛國言成終各有其事非指上文之事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至庶邦丕享此以下人臣進戒之辭與前不相蒙音義曰夾音協近也正義曰夾者是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取象于比之意欲其情義足以相維

繫而不散也所謂懷為夾作兄弟方來者也先王用何

道曰明德而已比之九五曰顯比言顯明其比道如接

之以禮待之以誠上以德而顯比于下下亦以德而親

比于上修其職貢方方而來孰敢有貳者哉周德衰而

比道不光昭王見侮于南國穆王之世荒服不至夷王

下堂而見諸侯而諸侯不來故諸侯之向背卜王室之

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之修否而已后式典集庶邦

丕享有周大臣當其全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

哉○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御而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怠之意諸侯亦只是謹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其無間之意后後王也后即是君守非先後之后典即先王懷諸侯之事式典集即所謂用明德懷為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方來亦如先王之時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朱子曰是一句肆
王惟德用至用懌先王受命要看他三用字見其無他
道也○皇天以中國民人疆土全付于先王為先王能
安養教導之不負其所付也今先王既往而付予之重
又在王矣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
懌先後予迷民勿使失性而已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居
師教導繆其所趨非所當忿疾也當用德和懌之謂以
禮義和融悅樂其心使之慕于善而不能已或先之以

啓其悟或後之以掖其成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相上帝寵綏四方者先王之志也王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懌矣○先後字因迷民而生正義曰若詩曰予曰有先後謂于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于後化成之○陳了翁謂先迷民者紂之民後迷民者武庚之民此亦一說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乎王其監省于茲臣所祈于王惟曰欲自今至于萬年

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而已此一段辭意懇惻三復之有

言外不盡之餘意恐是召公之言也

尚書日記卷十一